

小學生旅行

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再版



編纂者 校訂者 發行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

（小小本）
說小學生旅行一冊

（每冊定價大洋壹角伍分）

亞東一 飛君郎

墨雄 飛君郎

商務印書館

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
商務印書館

上海棋盤街中
商務印書館

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
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
商務印書館

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谿
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
商務印書館

小學生旅行

目錄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初次旅行泛航黑夜 | 十年話舊取道青陽 |
| 第二章 | 客吳閶種種腐敗 | 登火車屢屢虛驚 |
| 第三章 | 一席話論世途艱難 | 大餐房慶良友遭逢 |
| 第四章 | 旅館棲身祝融逐客 | 輪舟破浪海若揚威 |
| 第五章 | 詣津沽輜軒問俗 | 宣酒令雅謔解頤 |
| 第六章 | 謁祠宇推尊故傅相 | 游京師初識窮翰林 |
| 第七章 | 一席雌黃諷南宮試士 | 滿朝朱紫祝東閣詞臣 |
| 第八章 | 一封電信游子驚心 | 千里雲山旅人返旆 |

小學生旅行

第一章 初次旅行泛航黑夜 十年話舊取道青陽

話說蘇杭一帶。近鄉數十里地方。大都湖蕩縱橫。港汊交錯。原是一個有名的澤國。除掉舟楫不能往來。而其間常川開行。有一種專載客商。兼裝貨物的船隻。叫做航船。此種航船。凡屬偏僻鄉鎮地方。總有一兩號或四五號不等。名爲奉憲設立。利便旅行。實則惡劣異常。不過輪舟火車不能通行所在。一時少他不得罷了。如今單說一家專開陳墓到蘇州的航船。要曉得陳墓這個鎮。四周圍都是水道。這一股水的來源。正從澄湖通過來的。所以益發洶湧。陳墓到蘇州。沒有旱路可通。澄湖更是必由之路。澄湖之外。還要經過什麼金雞湖。獨盛湖。吳淞江。黃天蕩等。一輩子的巨浸。倘然到了那個所在。萬一遇着大風。來不及收港。那就不得了。因此走這一路的航船。非常戒嚴。不能稍有疏忽。閑話少敘。那天正是五月廿八日。陳墓航船。向例逢雙日晚上開班。六點鐘過後。航船碼頭上。已有許多搭船客人。陸續奔至。有捫個包的。有挾捲蓆的。喧譁嘈沓。亂

紛紛爭船而登。鬧了好一會。方纔安靜。船老板湯阿木在後梢頭艙底裏攢出一個頭。喊那個夥計道。阿二：天色是差不多黑哉。燈籠裏蠟燭爲啥弗點。阿二答應一聲。曉得。阿木又道。清早定房艙的兩位客人。晚歇上船起來。你仔細招呼着。他是少爺們。比弗得別人說罷。又攢到艙底裏去了。阿二七手八脚的忙着點那碗燈籠。這碗燈籠。原給船上做商標的。好教客人容易認識的意思。恰好這個當裏。遠遠聽得一陣脚步聲。從那柳陰隙縫裏瞧着。確是兩個人。向船邊一路走來。一個彷彿年紀很輕。一個稍長一二歲。都是頭戴草帽。腳踏皮靴。一律的學生裝束。而且手裏還拎着皮鞴。拖着洋傘。好像尋覓什麼東西似的。露出一種慌張模樣。阿二心中揣度。這兩個人一定是來趁船的。不要管他。招呼他一聲。再說。噲。客人。船在這裏。船在這裏。那兩個學生定睛一瞧。說了一聲。是的。就急急踏上了船。鑽進艙裏去了。究竟這兩個學生那裏人氏。姓甚名誰。此刻趁航船爲的是什麼事情。做書的不能不替他表白一番。原來這個陳墓鎮上。有官立高等小學堂一所。自從開辦到今。差不多經過了三四個年頭。全

班學額。雖設一百名。却是參差高低不齊。因爲湊足此數。大半是陸續添招來的。惟獨最先考取的一班。叫做三年級學生。程度很可去得。這三年級當中。又挑出尖兒頂兒名次。常考第一第二的。只有兩人。一個複姓東方名喚復旦。一個姓文名喚化歐。這個文化歐。原是鎮上著名的一家大族。而且家計寬裕。已傳了好幾世了。究竟怎樣起來。據說還自農桑畜牧上做成的事業。及至傳到他祖老太爺手裏。又是出過仕的。并且署過什麼廣東省的道臺。因此家計益發擴充。差不多谷量馬牛田連阡陌了。無奈他處了這富而且貴的境地。享用太過。不到幾年。一病身亡。單傳一子。就是化歐現在的老翁。雖然也念過幾年書。進過一名學。不知怎樣的沾染了嗜好。終日無非向那芙蓉城裏討尋生活。生平除掉一燈一槍之外。別無他個知己。所有家中財產一切出入。全託了化歐的母舅做個總經理。就是化歐在學堂裏讀書。也是母舅出的主意。那個老翁是全然不管事的。幸喜化歐這個人年紀雖小。天分很高。進了三年學堂。一衆科學。倒大半得着了門徑。而且國文地理兩門。還占着最優的分數。不過美

中不足。他有一種天生特別性質。心裏頭但橫梗了什麼一件事。任便誰人勸他不醒。并且愈勸愈甚。倒要使得勸的人落不下場。因此人家就送他個名字。叫獸公子。這個獸公子。近日不知那裏得着一部冒險小說。喚做十五小豪傑。給他看出了神。呆呆地想了又想。倒像着魔一般。認真癡迷起來。一連幾日。弄得喫飯也不飽。睡覺也不安。恨不得馬上學那幾個童子。走一趟洋。立刻做一番殖民事業。殊不想他自己是個十四歲的孩子。向來連大門也沒有出過。怎樣好到外洋去。并且外國地方。另有一種風俗。與中國內地。截然不同。就是經過閱歷的人。到了那邊。聽說常常要鬧笑話。何況一個黃毛未退的孩子們。給外國人看見。不是要活活笑死麼。然而他守定了這個獸念頭。總要達了目的。方肯罷休。幸虧當時有個最知己的同學。名喚東方復旦。往常同他說話。很是投機。就是化歐要幹什麼事情。少不得要尋他商量。此次曉得化歐存了這麼一個見識。料道勸阻是不中用的。只有依着他意思。把那出洋游歷。改作本國旅行。橫豎學堂裏早晚要放暑假。身子本來空閑。趁這個當口。奉陪他到本國

的幾個地方游玩一番。倒可以長多少見識。并且暑假中舉行遠足旅行。正是我輩應盡之職務。恐怕校長還要獎勵我們哩。這麼一想。覺着此事萬分妥當。當晚就打疊起精神。把開導化歐的一番說詞。操練一回。到了明日。兩個人唧唧囔囔的談了半天。果然東方君賽過蘇張。虧他一張嘴。頓時把馱公子說活了心。從此就打斷了出洋的念頭。單同復旦一心一意做那旅行的預備了。過了幾日。把要緊的幾樁事情決議停當。又請教一個老出門的朋友。指示一番。當時就開出一張單。紙上寫着。

一旅行之宗旨。以考察風土人情。周知山川險要爲目的。

一旅行之程途。由蘇州至上海。上海至天津。天津至北京。從北京達漢口。

漢口達金陵。金陵達上海回蘇。

一旅行之日期。限兩個月。

一旅行之經費。豫算兩人盤川共四百元。

一旅行之攜帶。暑天無多行李。大小皮靴各二件。不挈僕從。

一旅行之事爲逐日錄日記數行。或數十行不等。

化歐同復旦。又子細看了一遍。大概依此定議。別無話講。次日正是五月廿七日。學堂裏照例放假。兩人本是優級生。兼充學長。自然領着一班學生。舉行什麼放假禮。等到行禮已過。各事完畢。兩人出堂。一路上談談說說。議論着怎樣僱船到蘇州的事。據復旦意思。最好賃一隻快船。舒舒服服的玩一回。倒是化歐不肯。只要趁那航船。爲什麼緣故呢。一層化歐此番出門。把這樁事統瞞過家裏。恐一聲張。就有許多周折。一層他守定了冒險主意。偏要經歷一番艱苦。好算得有獨立的精神。當下復旦拗他不過。只得依他。訂定廿八晚上一准趁航到蘇。言畢。各自回家。一宿已過。單說化歐在家裏。把那路上一應需用物件。收拾一番。又把最緊要的鈔票一卷。卷貼身藏好。諸事方纔停妥。恰好東方復旦來了一見化歐。就說房艙已經包定。開船還早哩。化歐掏出表來一瞧。針指三點鐘。從此兩個人又在書房裏談了一會。等到開過晚飯後。隨身挈了行李。一直出門。沿着河邊走去。要尋那停船所在。恰好阿二招呼着。扶上了船。進艙。

安歇。不說湯阿木就此開船。只說化歐復旦到了船裏。這航船的房屋。本來又狹窄。又矮小。那裏容身得住。況且五月分時令。天氣已非常怪熱。兩個人擠在一堆。實在悶得慌。不到一刻。又給板縫裏幾個臭虱。咬得渾身怪癢。恨得個化歐把手一陣亂抓。誰知道沒有抓着一個。橫豎睡覺不成。索性不睡。坐起來把那左邊的一扇板窗。推了一推。呀的一聲。果然開了。星光底下。但見碧澄澄。千萬頃波浪。接着天末。只隱約露出一線岸來。哦。大約是那澄湖了。微風過處。清氣撲入窗中。煩熯盡退。化歐究竟是小孩子脾氣。歡喜得手舞足蹈。連叫有趣有趣。好景致。好景致。復旦却一言不發。回頭一看。原來這幾陣涼風。倒催起他睡魔。已經在那裏呼呼打盹了。化歐一個人賞了一回。略覺有些倦意。猛然聽得水聲澎湃。很像一種物件。與波浪相搏擊。愈響愈高。此時天空被幾塊烏雲。把許多小星球。罩蓋得一個不剩。眼前昏沈沈。望不見一毫什麼。倏的一亮。隱約兩盞燈光。一紅一綠。跟着個黑魃魃的東西。掠舟而過。其疾如飛。化歐猜不出是輪船。怔怔看着。不料忽地一股大浪。橫捲過來。這小小航船。那裏經得起怎

樣顛播。頓時向上一昂。又落下一低。化歐一個不留心。站立不住。撲的一交攢倒。啊。啣。不好。翻了。翻了。翻了。那個溺……壺字還沒出口。前頭震天價的一聲大響。接着。蓆棚坍塌。聲板木破裂。聲竹竿撞擊。聲一派亂烘烘。人聲嘈雜。沸反盈天。中間還夾着。男子呼救聲。婦人啼哭聲。鬧得一陣利害。一陣把這船上一衆客人。個個驚起。都認做是強盜打劫。也無端烏亂起來。化歐未曾見過這種擾亂樣子。嚇得目定唇青。色色的抖個不住。復旦從睡夢裏驚醒。迷迷糊糊說道。當真強盜打劫麼。化歐答不過來。倒是隔壁統艙裏一個客人。接嘴道。那裏有什麼強盜。這條路一向不會出過事。是個很安靜的地方。難道單揀了今夜出事麼。大家聽了。都是似信不信。恰好阿木一直從船頭上走了進來。說道。不干我們事的。諸位放心罷。大家逼着問他怎樣一樁事。阿木道。就是剛纔經過的那隻公司裏輪船鬧的亂子。此地前面不是有個經摺灣麼。凡屬輪船駛到這種地方。掉頭很不容易。這也是合當有事。偏偏昨夜有許多江北船停在那裏。都是橫七豎八的歇着。那個輪船上的大車也忒不當心。不知怎樣撞了一

下。把江北船的船棚撞倒了。倒是別的不打緊。可巧把棚裏頭睡着的一個五歲小孩子去掉在水裏。你想糟不糟呢。大家聽到這裏。一齊喫驚道。那還了得。這是一件人命官司。難道江北船幫肯輕輕放過他麼。阿木道。原爲這個緣故。一衆江北人。大家抱不平。呼哨了幾聲。拖的拖。扯的扯。都把篙子做了器械。不放他行。要他一個下落。叵耐這隻天殺的輪船。靠了外國人勢力。非但不來睬你。并且看得人家性命兒戲一般。難爲他想出一個刁鑽計策來。忽地打了一陣倒輪。顛倒把攔他的船拖着就走。又忽地滴溜溜兜了一轉。慌得一衆小船收篙不迭。已經有好幾隻濺得滿船是水了。他使了這個賊計策。倒一直開足快車走了。衆客道。豈有此理。真真天翻地覆了。阿木道。幸虧老天有眼睛。小孩子還不妨事。他一跌下去。就有人救着。只不過多喫幾口水罷了。此刻他們一班江北人。已認做晦氣。把此事了結。衆位也請安置罷。當下化歐聽了船老板一大篇話。雖有不關自己什麼事。很有些不自在。復且覺着嘴裏燥渴。免不得找了個磁杯。醃醃的倒出一杯茶來。不料嚐得一嚐。接連泛了兩個惡心。縐一

縐眉說道。這是怎麼一種氣味。怪難聞的。化歐猛省。剛纔船身顛播的時節。潑翻過一個溺壺。那隻磁盃。恰恰也在地下。恐怕有幾點沾着。倒作成他嚐着異味。肚裏不覺暗暗好笑。只不敢直說出來。胡亂應道。要是茶杯洗得不乾淨。弄髒了這樣罷。隨手把個盃子望窗外一摔。只聽撲通一聲。沈到水底去了。復旦不悅道。你總是暴殄天物。好好一個磁盃。斷送在你手裏。難道這樣年紀。還不知道物力艱難麼。化歐說不出所以然之故。只好受他一番搶白。就此嘿無言語。各自安歇。一宵已過。次日朝上。陽光一線。漸漸從東方升起。射入篷窗。化歐一覺醒來。聽得船上一衆客人說道。到了蘇州盤門了。急忙喚醒復旦。一同起身。梳洗剛畢。船已停着不動。化歐向窗口一望。見停船的所在。正在一座大橋旁邊。上面一所房屋。是沿河造着。平排三間左右。柱上分掛兩扇虎頭牌。側首立一長竿。斜飄着一面小旗。那沿河的欄干上。側坐着一個人。鬚頭鷹鼻。微撇幾根鼠鬚。一眼注定這隻航船。喊道。阿木呢。阿木呢。瞥見阿木從船梢裏走出。提了一個大蒲包。一步步踏上石級。轉到那個人身邊。叫了一聲師爺。就把蒲

包雙手遞給那人。那人接受了。又同着阿木噉噉的講了一長篇話。不一會。阿木又引着一個杆子手。走下石級。踏到船頭上來。不知爲怎麼事。阿木又是鬼鬼祟祟的。掏出兩塊銀洋。塞在杆子手手裏。那杆子手也偷偷掩掩的藏着。後來杆子手到艙裏。轉了一轉。一雙骨溜溜眼睛。對準客人相一相面孔。倒是很可怕的。不料一轉背。早見他踢躂踢躂的走到隔壁船上去了。化歐見他這番舉動。猜不出什麼意思。心裏甚是疑惑。復旦正在那裏收拾臥具。覺着化歐半日不言語。問道。你敢是想甚心事麼。化歐道。那裏有什麼心事。復旦道。那麼爲什麼不開口。化歐笑道。事呢是有一件。不過不是我們的事。我且問你。這搖航船的生意。到底有多少出息。復旦省悟道。噯。原來爲方纔送給蒲包的事。老實告訴你。這種事真正平常得很。大凡一個卡局裏。要什麼東西。照例是一班輪值的航船。當這個買辦差。只要局裏吩咐一聲。不拘什麼。總可辦到。就是上司呼喚下屬。還沒有這樣靈驗。買了東西。休說不敢要他一文錢。即使還錢也斷乎不收的。而且有種航船。情願出錢。還怕殼不上巴結哩。總而言之。有一

句話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。現在的世界真是麵糊紙虎。只不便戳穿罷了。你道阿木是一個搖航船的窮人。那裏有許多出息。給人家送東西。不曉得他暗底裏佔的便宜多哩。化歐忙道。是極不錯。就是阿木後來一副形景。也十分蹊蹺。一定內中有弊端。我倒要查查他挈帶了多少私貨。橫豎總在這個船裏的。復旦道。你又來多事了。這種沒相干的事。查他做甚。說話之間。那船已離開了卡局。一直望西進發。這一帶地方。就叫做青陽地。此時同船的一班客人。正在那裏指指點點。說那邊是什麼棉紗廠。這邊是什麼湖絲廠。廠裏的洋房。造得怎樣結實。怎樣氣概。又是什麼煙囪啦。電燈啦。機器啦。一派混說。兩人聽得是青陽地。倒要見識見識。擡頭一望。但見岸上排着的店鋪門面。除掉輪船局外。沒有幾家完善。不是屋宇歪斜。就是牆垣剝落。掛的幾扇招牌。風吹雨打。大約連字號都模糊的了。倒是晒晾的裙袴腳布。張滿了簷下。很可以做他標幟。其餘一幢幢的房屋。莫說店面沒有人租。任你貼遍了召租條子。依然是空關着。就算有人做了住宅。這多年失修的屋子。木料又搭漿。那裏經得起一遭風雨。

遭雪。眼見得就要坍塌了。惟有城根一帶。搭的幾十間草棚。是一班做小工的江北人住着。倒像熱鬧一點。好好一個青陽地。弄到這種荒涼樣子。端的爲甚事情。看官不嫌煩瑣。待著書的慢慢表來。原來蘇州盤門一帶地方。正是有名的。叫做冷水盤門。那塊青陽地。本來荒廢得很。十年以前。還是荒煙蔓草。荆棘縱橫。而且亂冢重重。確是個人跡不到的所在。自從甲午年後。訂了馬關條約。日本人要求中國在蘇杭兩處內地通商。其時那位蘇州撫臺很有見識。單單揀塊青陽地。劃與日本做他日本租界。原曉得那塊地。終究興盛不成。却把閭門一段精華。暗暗留給自己受用。正像奕棋的高手。在畧不經意處。下了一個先着。當時那裏知道呢。勘定了租界之後。逐漸把坟墓剗平。草萊開闢。在幾年當中。平白地經營到這個局面。宛然成了一個商場模樣。也不知耗費了多少財產。無奈蘇州地方。說到商務一層。本來是個絕地。又加那塊青陽地。落在城南。交通不便。更是絕地中絕地。那班日本人。雖然瞞過一時。到底乖他不過。他早瞧準了這塊地。只有用財的去路。斷沒有生財的來路。所以任憑怎樣。總不

肯拿出資本來。做他事業。單苦了一班沒見識的本城大戶。想發財想朦了心。不顧傾家蕩產。儘性命在那裏買地皮。蓋房屋。一輩子的胡鬧。誰知不到三四個年頭。時勢變遷。那條馬路造通了。閩門。頓時把市面也搬到閩門。這青陽地。就一天不如一天了。閩門是個人煙稠密所在。自然容易興盛。況且滬寧鐵路造成之後。偏偏把個蘇州車站。又落在閩門左近一段地方。一天到晚。上上下下的客人。那一個不坐火車。大約一百個裏頭。還找不出三兩個趁輪船。那塊青陽地。原本靠的是幾家輪船局。撐住場面。自從受了這個影響。攔不住生意。清淡。也就閉歇了許多。那裏還有什麼指望呢。所以到了今日。青陽地的局面。弄到這樣衰敗。真叫做無可如何了。閑話少說。當下那船一路望胥門進發。不一會到了一個寬闊所在。只見桅檣林立。排列得如同密麻一般。又接連着許多水師。都是各種大小礮艦。蜂屯蟻聚似的。把幾號官舫同一隻拖帶小輪。叫飛鯨的。簇擁在接官亭那邊。各船的桅杆上。高扯旂幟。一派鮮紅。迎風招颭。照耀日光。分外豔麗。岸上站立的幾隊兵士。一律新軍服色。擎着明晃晃的快槍。